◎文学聚焦·新生代作家系列之三

“80后”作家：在咀嚼青春中成长

白　烨

从世纪初登台亮相以来，属于“80后”的写作者就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以不羁的姿态和强劲的势头，经由市场进入文坛，并以日渐分化的状态，在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两大领域，展现着他们的文学追求，释发着他们的青春激情。

与其他代际明显不同的是，“80后”写作群体特别热衷于长篇小说文体，他们中的不少人，一上手就写作长篇，绝大多数作者都是从长篇小说的写作开始起步。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让人们见识了这个年轻群体在文学追求上的不守成规与无所畏惧。

可以说，长篇小说这个文体，承载了“80后”群体的任达不拘，也见证了这个群体写作的循序渐进。比之其他群体，长篇小说真可以说是“80后”在文学征途上登堂入室的天梯

张悦然

蒋　峰

颜　歌

孙　睿

笛　安

从校园文学起步

“80后”作者的写作大多始于学生时代，他们所熟悉和所表现的，也主要是自叙性的个人体验和个人化的校园生活。学生小主人、校园小世界，前所未有地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韩寒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三重门》，看似是描写“问题学生”林雨翔中学时代不如意、不遂心的校园际遇，但伴随着林雨翔不断思考的愤懑与抗争，实质上又从一个反叛者的角度，反思了传统教育体制的种种弊端，以及由制度、教师和教材构成的现行教育秩序，以刻板扼杀生动、以共性压制个性的问题所在。这部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活跃不羁的思绪、桀骜不驯的姿态、尖酸刻薄的语言，也向人们透露出了韩寒日后写作发展的某些端倪。

郭敬明在奇幻小说《幻城》之后，又以《梦里花落知多少》展现了他在写实方面的别样才情。这部作品以上海、北京两大城市为场景，以几对青年男女的恋情为主线，但中学校园与大学生活，仍是作品主人公成长与活动的主要场景。在郭敬明的笔下，校园决不封闭，它就是社会的一角；学生也不单纯，学习与恋爱同时兼备。郭敬明以细腻的笔触、鲜活的语言写神了人物形象、写活了青春人生。

孙睿于2004年推出的《草样年华》，看似属于中规中矩的大学题材，却用近乎白描的手法，真实无欺地描写了邱飞、周舟等男女学生超越规范的大学生活，谋生与恋爱，好像都比学习和深造来得更为重要，上课、考试等，反倒成了穷于应对的无奈的累赘。作品写出了当代大学生活新的变异，以及作者看取大学生活的草根视角、平民姿态。

在2005年前后，“80后”中许多女作家携带着长篇相继登上文坛，而其中不少人仍是以校园生活的描写为主，并在生活把握与艺术表现上，初步绽露出她们的个性光彩。这一类写作数量众多，代表有董晓磊的《我不是聪明女生》、鲍尔金娜的《紫茗红菱》、马小淘的《飞走的是树，留下的是鸟》、麻宁的《年华，恍然》、杨则纬的《春发生》等。这些作品，既表现出女作家感觉的微妙与丰沛，又显露出她们语言的机警与洒脱。因了她们，以各类校园为主的青春文学写作，才有了青春生活的多样性，也有了艺术表现的多声部。

以青春文学立身

新世纪涌现出来的“80后”作家中，原有一些并不以描写校园生活为主的，也有一些渐次走出校园题材的。前者如蒋峰、颜歌、莫小邪、春树等，后者如七堇年、周嘉宁、笛安、苏德等。这样一些写作倾向的发展壮大，便使得青春文学写作在校园生活之外，又拓辟出更为广阔的天地，展现出更为精彩的青春的世界。

蒋峰的作品，常常在看似随意中包藏匠心。长篇处女作《维以不永伤》以对话的形式构筑情节、叙述故事，向人们显露出了他不主故常的写作才情。《淡蓝时光》的故事说不上怎么曲婉，意致也谈不上怎么离奇，在男女主人公由相识到相恋又走向分手的故事中，伴随着他们恋爱时不怎么热切、分手后也不那么悲切的状态，使得文本本身自然产生一种引人的内力。蒋峰因既注重语言的涵盖力和表现力，又追求包孕在故事里的生活之情趣和人生之意蕴，作品很耐人寻味。

女作家颜歌早期创作主要以中短篇为主，曾在浪漫幻象与现实写真的两条线上游走。自《五月女王》之后，颜歌逐渐将两条线合而为一，在以写实性故事为主的基础上，常常伴以浪漫的细节、奇谲的意象。这种写作追求，既表现出她看取生活探赜索隐的穿透力，又显现出她艺术描写长于虚实相间的表现力。她后来写的《我们家》，故事回到平乐镇，日常生活的活色生香，叙述文笔的麻辣谐谑，都让人过目难忘、印象深刻。她是“80后”作家里少有的以写人物个性为主，并体现出人性深度的实力派写手。

七堇年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无论写什么都自见风韵。《大地之灯》写师生之间不同寻常的情谊，以及青春成长中的难忘师恩。《澜本嫁衣》写大学女生叶知秋的人生沉沦，但这种沉沦背后的原因乃是社会环境的日益堕落与深重影响，读后让人反思不已。其新作《平生欢》，以精密的细节、精到的叙事，叙说同学之间的恩怨与和解，灵动的文笔透着反思的心绪，令人读来倍感温暖。

笛安在《告别天堂》之后写作的《西决》《东霓》《男音》三部曲，以细密的故事、精致的文笔，讲述了3位主人公的青春成长与人生历练，从内容到形式都走向了雅俗共赏的新境地。饶有意味的是，3部作品的主人公相互之间均是亲属关系，在不同的作品里，互为主角，又互为配角，这种独特关系的把握与有合有分的描写，显示出笛安以殷实的细节、敏锐的感觉探悉人际关系之微妙，倾心刻画人物性格之差异，确有独到的功力与不凡的造诣。

书写当下的都市爱情，是青春文学写作中愈来愈盛的一个倾向。个中原因，既在于“80后”作家们大都出身于都市社会，又在于他们自身正处于爱恋的年龄。所以，描写都市爱情和男女婚恋，自然成为他们写作中的一个重心。当然，这其中因为角度不同、写法不一，又表现出各个有别的写作取向与文学风景。其中值得一读的作品，有马小淘的《慢慢爱》，落落的《剩者为王》，唐欣恬的《裸婚——80后的新婚姻时代》，辛夷坞的《浮世浮城》、《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吴瑜的《上海，不哭》，杨则纬《于是去旅行》等。

在分化中成长

“80后”作者充分体现着这个时代的“个性化”，他们的写作也因此纷繁多样、紫姹嫣红。“80后”这一称谓连同青春文学的构成，实际上就是一个诸多个体组合起来的、极具包容性的文学整体。而随着他们在文学追求与人生历练上的双向深化，他们的分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并由此表现出文学的多样性，预示了青春文学更多的发展可能性。

就“80后”群体写作较早出现的几位代表者来看，他们在大致相近的文学基点上，已越来越呈现出各行其道的明显趋势。

张悦然在由短篇到长篇的写作中，越来越追求文字的精致与内蕴的雅致，其创作已向严肃文学大幅倾斜，稳步进入了主流小说家的行列。她的长篇新作《茧》，内含双重寓意，在故事的层面，小说故事层层剥茧，如俄罗斯套娃一般；在意蕴的层面，小说主人公的精神成长，也如蚕茧抽丝，慢慢成蝶。作品里的主人公李佳栖与程恭，一位是负罪者，一位是复仇者，因难以排遣伤痛的记忆，身处现实之中却又徘徊在历史的边缘。小说如同一份病历档案，同时也提供了一份康复记录。有人认为这是一部以“80后”一代人的视角直面祖辈、父辈恩怨纠葛的转折之作，因而这也预示着她通过这样的写作打开自我，乃至代表了年轻一代的自我破茧。

焦冲的《北漂十年》《微生活》《旋转门》等作品，以北京城市空间为背景，以都市白领并不如愿的人生来串联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小说通过看似意外的事件，让视频直播的农民工、行骗为生的流浪女、卷款潜逃的小白领，以及压力深重的同性恋者，相互遇合又彼此冲撞。而在这背后则是都市白领们的伤痛与无奈，从而也呈现出都市的丰繁与人性的斑斓。在“80后”作者中，焦冲是一个乐此不疲的现实题材书写者。

在“80后”的分化式发展中，最让人为之欣慰的，是那些坚守文学理想，并逐步向严肃文学过度的新锐作家。正是他们接续不断的涌现，才使得以严肃文学为主的主流文坛，不断有新鲜血液的加入，并表现出持续不断的活力与继往开来的态势。这些青春文学作家中，有“80后”也有“90后”，他们在创作追求中努力扬长克短，体现出较好的自省意识与自我调整能力。这种表现让人们对他们的创作抱有厚望并充满期待。

放宽视野来看，活跃于网络传媒领域，并潜心于类型小说写作的，也有着大量的“80后”作家，如活跃于都市言情写作的作家鲍鲸鲸、刘小备、白槿湖、匪我思存等。而以青春文学的方式书写玄幻、仙侠小说，并把青春文学因素带入穿越、后宫题材的，也大有人在。前者如唐家三少、天蚕土豆、我吃西红柿、血红等；后者如流潋紫、桐华、无意宝宝、冰皇傲天、唐七公子等。这些主要依存于文学网站与网络传媒的“80后”作家，以不同类型写作的典型代表，支撑着网络小说的文学生产与产业经营，是“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新媒体文学的领军者。

◎作家谈

发展繁荣中华诗词的思考

郑欣淼

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三十年来，我们和全国诗友一起，见证了中华诗词走出低谷、经历复苏、开始走向复兴的艰难历程。从工作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要持续健康地发展和繁荣中华诗词事业，必须认真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正确把握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始终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对传统诗词文化的继承，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博大精深的诗词经典作品来满足当代人的文化需求，滋养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二是用相对成熟和规范的艺术形式和艺术经验，来表现今天的新生活。诗词是艺术规范很严谨的艺术。中华诗词的创新，首先体现在内容上，需要它的作者从已经熟悉的题材圈子里走出来，走向现实生活的广阔天地，到时代的大潮中汲取诗意诗情，使历史悠久的传统形式和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统一起来，才有可能产生富有时代感的好诗。诗词的创新还涉及到声韵问题。长期以来，中华诗词学会按照“求正容变”的思路，一直倡导以普通话为依据的新声韵，同时，主张双轨并行，得到诗词界的广泛认同。

正确把握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始终坚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引领下普及。普及与提高，如同诗词事业发展繁荣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我们这样的社团组织，既是群众性很广泛的社团，又是诗词专业性很强的社团。群众性是诗词生成之源，专业性是诗词生存之本。既要顶天立地，又要铺天盖地，两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学会成立之初，我们就提出了“适应时代，深入生活，走向大众”的方针，围绕这一方针，我们坚持不懈地从3个方面入手，一是抓扩大队伍，如今，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加上各省、市、县诗词学会会员，人数超过百万，发表诗词的各种刊物多达800余种。二是抓繁荣创作，每年发表的诗词新作，数量近百万首（还不包括网络上发表的）。三是抓社会诗教，促进诗词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景区，使诗词普及的路子越走越宽。同时，我们十分重视提高工作，实施“精品战略”工程，通过理论引导、大赛催生、培训提高、研讨交流、推出新人新作等多种形式，营造有利于精品力作产生的环境。

正确把握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关系，始终坚持正确的创作导向。白居易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词。30年来，学会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有关文艺工作的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引导广大诗人和诗词爱好者把个人情感融入到时代的大潮及党和人民的视野之中，在诗词创作中坚持把思想性和艺术性更好地统一起来，用诗词记录历史、讴歌时代、赞美英雄、陶冶情操、滋养心灵，反映社会生活主流和精神风貌。提倡诗人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作。在题材、内容、手段、风格上展现多样性，形成宽领域、大视野、多层次的创作氛围。美刺并举，扬善惩恶，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诗词生态环境。

正确把握诗词创作与诗词评论的关系，始终坚持补评论短板，促精品力作。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诗词创作要繁荣，诗词事业要发展，就需要强大的思想理论来支撑，来引领。我们每年创作和发表大量诗词新作，可以说是泥沙俱下，瑕瑜互见，亟待评论者加以品评、筛选，从中推出好诗。不然，诗词精品都被平庸之作淹没了。而且，优秀诗词的艺术经验也要进行总结，以便学习推广。为此，我们除了坚持办好每年一届的全国性诗词理论研讨会外，每年还联合各地诗词组织举行各种形式的小型、专题、个性化的研讨会、座谈会，探讨当代诗词在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通过讨论和争鸣，澄清一些模糊认识，活跃诗坛，开阔思路，扩大视野，促进创作繁荣。

中华诗词学会纪念成立三十周年

纪念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三十周年暨促进诗词文化繁荣发展座谈会日前在京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钱小芊在讲话中鼓励中华诗词学会要立足当下，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诗词传承创新，弘扬中华诗词之美，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郑欣淼在报告中回顾总结了中华诗词学会三十年的工作，提出了今后工作设想。会上还向国家有关部门发出建议，把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定为全国诗人节。

◎新作评介

历史与现实情境中的精神还乡

——读《昌耀评传》

马平川

2016《星星》诗刊年度诗歌奖日前揭晓，燎原凭借《昌耀评传》（以下简称《评传》）摘取了评论家奖，授奖词中肯定了“他独特的文化关注和阅读选择”，并称赞“在这个时代，作为一个诗歌评论者，没有寻求真相的疼痛与苦楚，是很难写出有思想和力度的诗评来的，燎原是这个时代诗歌的痛感神经”。

我们回头梳理百年中国新诗所走过艰难的发展历程时，最终发现“昌耀”这个名字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分量和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了昌耀诗歌的价值和意义。在我们这个民族多难的历史和多情的时代，积储在大地民间古老的文化血脉、道德力量、山河魂气，这一切浇铸了昌耀诗歌的精神品格。在他的身上，折射出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命运将昌耀投进了一座苦难的炼狱，从梦想到醒悟、挣扎到抗争，一次次的淬火历练，锻造了昌耀诗歌灼人的光芒。

《评传》让我们触摸到上世纪知识分子在风雨飘摇中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和精神轨迹。借着《评传》的幽光，我们可以真切地触摸到一个卑微而又高贵的灵魂，将昌耀的一生看得更为真切和透彻。昌耀的凡胎肉身在苦难命运的磕磕绊绊中一路踉踉跄跄，然而精神却高蹈在湛蓝的晴空，如清脆的鸽哨声响彻在云天。人生风雨侵蚀、风化，苦难命运碰撞、挤压的昌耀，在中国当代诗歌版图上堆垒形成了一座“青藏高原”，这是昌耀用生命建造的诗歌天堂。

直面昌耀，是需要勇气的。昌耀对于中国诗坛而言，是个特殊的现象，他超越凡俗，卓然独立于高原之上，以雄奇、高邈、博大、精微，塑造了自己的诗歌品格。如青铜般凝重而朴拙的生命化石，如神话般高邈而深邃的星空，我们深深感谢他留给诗坛一个博大而神奇的认知空间。

对燎原来说，写作《评传》是他的一次诗性燃烧。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不难体会到昌耀对他的感染力和吸引力。那炙热的岩浆般的生命激情，非凡的审美判断力以及对昌耀诗歌的理解和感悟，充满了敏锐的发现与深刻的思考。燎原从昌耀的家世和童年经历入手，徐徐打开昌耀的人生画卷。《评传》解开了昌耀及其诗歌对于当代诗坛许多未解之谜，透彻地分析了昌耀的人生经历、心路历程和精神背景，探讨并揭示了昌耀的性格和命运渊源，探究其思想发展变迁的复杂动因，阐述其思想并着重于作品的系统考查，评估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力图在作品的分析中凸现昌耀的创作个性，以探讨他的作品在诗歌史上应有的意义与地位。

《评传》中“传”的部分资料翔实、线条清晰。作为昌耀的忘年交和知音，燎原熟悉昌耀的家庭及日常生活，熟悉并与昌耀共同经历了当代诗歌场景中的一些人与事。昌耀去世前得知燎原准备书写这部评传时，郑重地委托身边的亲人，将自己家庭身世的档案文书、重要信件、手稿、照片等转交给燎原作为资料。根据大量文献和第一手的采访资料，本书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所以说《评传》还原了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真实情境，呈现出当时昌耀现实生活中的丰富复杂、天真执拗与诚挚严谨，靠事实说话，有血有肉，真实坦诚，非常令人信服，展现出一个全面的、真实的昌耀，一个鲜活的、生动的昌耀。

评传的力量在于“评”。燎原充分调动自己的诗歌经验和知识积累，深入到诗的内部与昌耀的内心深处。视野开阔、触角敏锐，论述饱满扎实。以严谨的学理剖析，凸现了昌耀对当代汉语诗歌的特殊贡献。既有微观的作品分析，又有宏观的整体把握。全书把作家的人生经历和诗歌作品结合起来，以此来解读昌耀灵魂的创痛、搏斗和挣扎。燎原对这位杰出诗人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的把握，对其隐晦精深的诗歌艺术特色的认识和体悟，是如此细微精深，深刻独到。

《评传》可以说既是一部一个“诗人的编年史”，也是一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评传》为当代诗人作家评传的写作提供了新鲜的经验，也是目前关于昌耀的研究中，一个开创性的成果；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昌耀，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平台。

◎诗词赏鉴·大好河山

月明直见嵩山雪

——唐·孟郊《洛桥晚望》诗赏析

钟振振

天津桥下冰初结，
洛阳陌上人行绝。
榆柳萧疏楼阁闲，
月明直见嵩山雪。

这首七言古体绝句，是中唐著名诗人孟郊的杰作。

诗题中的“洛桥”，即首句中的“天津桥”，是隋唐时期的一座名桥，在洛阳，横跨洛水。“陌”，街道。“嵩山”，即“中岳”，为中国名山“五岳”之一。

诗写冬日夜晚登洛桥所见之景。诗人驻足桥上，也引领读者跟着他伫立在桥上，视线随着他的诗笔循序渐进，由近及远：桥下洛水，刚结冰冻。由于是冬天，又是夜晚，故附近的街道上空无行人。向更远处望去，榆、柳及其他林木落叶殆尽，枝条稀疏，亭台楼阁之类建筑物也显得寂寞闲静。诗人不急不慢，徐徐道来，层层铺叙，重重渲染，将我们带进了一个虽不至于凄凉、却也难免凄清的境地。然而，当我们的视线随着作者的诗笔延伸到极远的尽头，刹那间眼前一亮，奇妙而壮观的景象出现了：东南方百余里外，一轮明月高悬在积雪皑皑的嵩山群峰之上，雪月交光，天地澄澈！于是，天津桥下冰冷冷的洛水，洛阳城里空荡荡的街道，冬日枝头光秃秃的榆柳，疏林背后静悄悄的楼阁，再也不能令我们因凄清而惆怅——诗情彻底翻转，大家都陶醉在“月明直见嵩山雪”的壮美之中了！

祖国的大好河山，各种各样的美丽景观本来就层出不穷，何况是嵩山这样的名胜？描摹嵩山美丽景色的优秀诗篇历代多有，但用笔如此简净而传神的，极为罕见。